

龙眼树 (外二章)

■ 黄元驹

非常怀念村前水塘边那两棵高大的龙眼树。

少年乡居的时候,到水塘边的龙眼树下乘凉,是无限快意的日子。夏日,龙眼成熟了,晨暮中仿佛看见它们黑色的眼睛,有晶莹的瞳孔,在盯着我。树上,传来悦耳的风声,风从头顶上降落。收获季节,枝头的甜蜜凝结越来越沉硕,心中的好些欲念也随之下垂。于是,摘龙眼的欢声笑语也在童年的仰慕中荡漾。

暮春日子,蝉儿鸣叫,在早晨和午后梢头。夜晚,它们的睡意真假难分。抓捕蝉的时间到了,有的人就攀爬上树,摇动树枝;有的人在地上点燃火把,蝉们就纷纷扑向火把……想起当年相约的那个季节,好多往事就在别后的记忆里,像播放白与黑一起连缀的视频,在迟暮中跳动。

城市的那个公园里,几棵绿化树是龙眼树,它们在春日像复制相同的模具,铸造我的旧爱。但这里没有找到我渴望的如池塘边的绿阴,没有裸露的虬根让我坐着,闲看云卷云舒……

今年六月,六号台风发出预报后,我千里迢迢回去,想看看当年龙眼树的位置上是不是又长出新的龙眼。可惜苍老的龙眼树早已经砍了,只有荒芜的野草在晚风中向我不停地向招手。

龙眼,我握住你手的方式,是仰头远思。我相信,蓝天下,识别你的机关没有出错,枝头上巨大的手还有你当年故事的指纹……

一封来信

书信是年轻时唯一的语言慰藉。写

信,收信,是栽培在案头上的心灵花朵。

刚参加工作时候,在乡间中学任教,认识附近村子里的一位老人。他是个退休干部,喜欢到学校里走走。

他说他认识我的叔父,说是挚友。我蓦然起敬。尊重他,遇到他就闲聊。不久,我调走了,离开了那间乡村学校,从此再没有见到那位叔父的朋友。

想起在那间乡村中学的生涯,所有想法都是年轻的。

十年后,当我置身于县城的一间高级中学,九月的一天,偶然收到乡下寄来一封信。信是那位老人寄来的。信中说,他孙子已在我所谋生的那间中学读书,叫我关照。

他告诉我,说在报上读过我写的文章,记得我,知道我在那里教书。

我想起他的名字,想起他笑容。学校是我生存的依托,他的孙子们或许就是我精神的课堂。

许多年没人给我寄过纸质的书信。蓝色条纹装饰的封面,五角钱的邮票,很怀旧。寄来的“飘飘何所似”,释卷后竟不知该怎样回复。

那时,我发表了小文章,只会关照淡淡的笔墨。

想起长风岁月,悔恨只会读书。寂寞的周末,昏黄的灯影下,我仿佛听到信中两页草草的文字在夜色中呢喃……

于是,我约见菁菁学子,一枚古典的情怀把往事系住……

忙与闲

两个小外甥来了,在暑假。外公外婆就像闲置的机车突然忙了起来。

不念过往不惧未来

■ 海岩

夏雨秋风,时光穿梭,人生甲子,不期而至。伫立小桥流水人家,微风轻拂,俯瞰粤西小东江春水静流,孤魂牵梦山径江畔,直视高州笔架山松枝摇曳……回首往事,青春如昨,岁月如歌。天色渐晚,夕阳晚霞,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浮上心头。此景天合,涵蕴禅意。“孤魂”岂孤?放下成败,过往归零。忘却恩怨,人生无常。“独行”何独,夕阳无限,山河壮丽。借取瘦竹,烟波钓杆。道法自然,无意争春。顺势而为,魂归桑田。此刻,仿佛与多年前在石化岗位上结交的挚友,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记忆穿越时空,时光映入眼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石油化工重镇南方油城,迎来了第二次腾飞的机遇。在那个激情燃烧,青春绽放的火红年代,我与您皆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只要领导表扬几句,就如同输上了鸡血,立马元气满满,似炼塔机泵,日夜工作。这就是那代人青涩年华的真实写照。也正是那个激情年代,缓缓拉开了石化年轻人立志成才,建功立业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奋战在南海之滨,建起全国第一个超千万吨的炼油厂。本世纪初,又挥师东进,在南粤滨海新区,筑起了全国第一个百万吨生产化工产品的乙烯新城。中国石化在迅猛发展中,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依托老企业人才优势,补强新企业建设短板,加强技术改造升级,实现管理模式创新。南方油城为华南腹地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各种人才。北海炼化、海南炼化、中科炼化等石化企业先后拔地而起。这些新建企业里,不时闪现着南方油城老建设者们坚韧成熟的身影,新兵朝气蓬勃的奋斗英姿。

回首无悔!因为我们在“为祖国献石油”的征途中,锤炼了铁骨般的意志,学到了各种技能,提升了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的管理经验。生活若有收获,必有付出。摸

爬滚打几十年,我们由青年步入暮年,岁月记载着我们坚实无悔的青春足迹。

辉煌业绩由细节成就;不朽史诗,由乐章谱写。终生铭记于心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同在一个炼油厂。您在新建危险的车间担任工艺员,一次巡检,您发现临氢装置出现泄漏时,冒着随时可能献出生命的巨大危险,箭步冲上,双手紧紧堵住,卡紧了泄漏氢气的阀门,避免了一场恶性重大事故的发生。事故排除后,您这浑身上下洋溢着“信天游”豪迈风格的“西北狼”小帅哥,朝着我轻松地笑着说,“老板没事了,咱们又躲过了一劫。”我默默地看着他,无语沉思。一个普通职工,为何在生死关头能够挺身而出,毫无半点犹豫?他以生命进行取舍,诠释青春价值的坚定取向——用无价担当有价。用行动书写“烈火识真金”“危难见忠诚”的石化情怀,让我从“偶遇孤魂”,见“我独行”平凡简单而又惊心动魄的真实案例,从内心深处契入了对“孤魂”与“独行”定义全新的认识。

此后岁月,我们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闯过无数雄关险隘。但是,高危行业的天灾人祸,亦成永恒之痛。面对因公殉职,受伤的职工家属,我心中充满悲伤与自责,他们相信央企集团企业,始终把职工生命,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我深感愧对这份信任。然而我们这支永不言败的铁军,告别了英灵,又踏上新征程。

您的事迹,在数千人的厂里。从未进行宣传,仅少数领导人知晓,不久,便云淡风轻。石化企业的无名英雄,就是这样只讲无私奉献,不谈名利索取;只懂默默无闻,不尚惊天动地。我受班子委托,奖励您两千元,这远不能体现您的价值,却已是一厂之长权限的最高标准。现场我们相视无言。但是,各自心里都十分明白清晰:我们的岗位,年年岁岁都坐在火山口上,站在风口浪尖上,随时准备迎接各种突发状况。

当年,厂里一套套价值数十亿、上百亿

来,那种在闲中而忙的体验,如邂逅的情愫,忽然而至。

那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爱读书,也爱表情再现。她的世界,五彩纷呈:课本作业,故事书,图画书,音乐音响,堆满房间,像地少人多的农民,不敢错过一点空余的空间和时间。

假期没有假,假给了琴声给了水声。她报上两个有兴趣的班寻找兴趣。

弱小的小小男孩很娇气,对汽车情有独钟。各式车子玩具,是幼儿园之外的读本。他在轮子与运动的梦想中,构筑童年的动能世界。

外婆说,玩篮球的男孩很帅,更能预防感冒,于是少儿不大不小的篮球,是他最佳的选择。

他在投不动一只大篮球时就报读了少儿篮球班。背上硕大的篮球,穿上印着名字的球衣。

这个假期,他们接送的脚步,蜿蜒走过三个热闹的场子:游泳池,篮球场,音乐室。风雨兼程,太阳赠我黝黑的皮肤,外婆叹气道。

但不敢说忙,忙得团团转——家里要不断地变戏法上菜肴,飘香充实晨昏;外面厚重的阳光,跟清秀的星星一起连缀……

小外甥们未离开时是野孩子,费心;离开后他们是心上的牵挂。收起小卧室的玩具和床上的衣物,那些乖精灵的动漫立马动起来。

人闲的时候心闲不下来。什么再放假? 退休的时间:一半用来种花,一半用来冥想……

的高危装置。因其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性,风险巨大。国家以“高配”列表一流设备,我们则依靠这些“高、精、尖”现代化先进设备,传承和发扬“保障能源供给,创造价值无限”的企业精神,组织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巨变,但心中目标始终如一:“爱我中华,振兴石化”,只争朝夕,默默奉献。随着工作压力与任务增加,我们工作联系渐少,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牵挂和思念着,那位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孤魂独行”的西北汉子。刘禹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之句;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之词,不时映入眼帘。您自诩“西北狼”,这些年的奋进足迹,坚实有力,堪称传奇。您忠诚事业,奋不顾身,忍辱负重,推功揽过,真情重义,不徇名利。我久思如何描述您,直到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话:“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我顿悟,您正是“孤魂独行者”的化身,是千万平凡而拼搏的中国石化人精神的缩影。时光不老,我已“卧槽”,但中国石化这艘巨舰,依然生机勃勃,驶向深蓝。绿色能源,环保产品,层出不穷,绿色使命,仍任重道远。“混合所有制”的编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航道上扬帆。

石化员工,昼夜生产未停歇,石化产品,源源不断从未掉链,为各行各业提供着达标国际的“血液”与动力。这支铁军,心理素质强大,技术过硬,纪律严明,是党和国家信任的基石,实力堪与世界巨头比肩。这是一支不畏风险,不惧艰难,不断创新的力量。远夸夸父逐日,今朝朝阳闪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且看,春潮滚滚,霞光万道,人间正道是沧桑……

执子之手,与尔偕老

■ 叶毅

歌曲《最浪漫的事》唱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歌声将平凡相守的愿望娓娓道来,它描绘了初恋的患得患失,滤去热恋的炽烈。它描绘的“执子之手,与尔偕老”,不只是一幅温馨的油画,更是晨昏相伴中,那些不必言说的习惯与心安。

我曾任小区街角的理发店看到:一个微微佝偻的老头染完发,站起身径直往外走。身后的老婆子笑呵呵打趣:“你做咩有界钱就走呀?”老头子不吭声,头也不回,拉开门,偻偻地立在门外。微曲的淡黑身影,像一枚印章盖在淡青的玻璃上。屋里的老婆子一边掏裤袋付钱,一边笑着对店主说:“几十年咧,总系咁个牛脾气,爱靓,又硬颈(倔)。”她的语气里含着几分假装的嗔怪。

当转脸看到,那个被自己宠爱一生因而任性得还像个帅气后生的老头子时,笑容里又溢满了甜蜜和骄傲。付完钱,她转身朝门外慢慢走去,微胖的身子随着蹒跚的脚步轻轻摇摆。走到老头子身边时,熟练又自然地将左臂肘套进他的右臂弯里,像是搀扶又像是依靠。

后来我才注意到,老头子几乎每天都驶着一辆矮小的电瓶三轮车,载着老婆子

在菜市场转悠。老婆子面朝后方坐着,一脸安然。后座椅边的钩子上常挂着三两袋瓜果、肉类和青菜,那嫩绿肥厚的菜叶探出袋口,晃悠悠的,像小狗毛茸茸的脑袋,也像老婆子脸上生机盎然的笑容。脸容里,老头子还是那英俊少年,黑发飘飘,骑着自行车载着自己,像现在这样穿街走巷。

在江边,他们三轮车的小轮碾过满地凤凰花的瓣瓣,缓缓在我面前驶过,接着新驶渐远,最后浓缩成一个点,融入了酩酊醉红的凤凰树里。

在环城路的辅道上,我也看到那小三轮车缓缓驶过,那圆木棉粉白的花瓣,轻轻飘落——一些沾在老婆子花白的发间,一些落在老头子染黑的头发上。

某个短视频里,记录着这样的画面:病床上的老奶奶脸颊瘦削,憔悴的眼珠在白得苍苍的眼眶里游移,总是在寻找老头子的身影。“我在这儿呢。”老公公俯下身,用枯瘦的手轻轻抚过老奶奶的脸,像是要抹去她脸上纵横蔓延的皱纹。

老奶奶的目光终于找到了锚,静静地落在老公公同样清瘦的脸上。可那副假牙滑入胃中的隐痛,以及对未知变故的茫然恐惧,仍缠绕着她。她的眼神依旧恍惚,仿佛是在恐惧的泥沼中愈陷愈深。

老公公低下头,用自己的额头轻轻贴

上她的额头。仿佛想借由这几十年来她对自己的依赖与信任,稳住她那飘摇的神魂。

镜头一转,老公公满脸自责:“都怪我,喂她喝粥时,喂得太急……整个牙套吞下去我竟没发现。唉,老婆子总是这么相信我……”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沉得像铅块挂在脖颈上,坠着得他几乎抬不起头,低垂的额头几乎抵到膝盖。“她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老公公缓缓抬起头,一字一句,说得轻柔,却如钢板般坚硬。

原来,老奶奶与老公公自八岁相识,陪伴至今。老奶奶因假牙卡在胃壁,必须手术取出。可她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开腔手术风险极大,一旦实施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手术风险责任书前,老公公颤抖着不敢签字,最终还是女儿满脸凝重,代父亲签了字——不手术,疼痛也会把人折磨至死。

上天眷顾,手术成功了。眉头舒展的老公公轻轻笑着说:“真想和她再活个十年、八年。”静了片刻,又低语:“如果她走了,我也不活了。”

……

从琐碎温情到病床边缘,从年少携手到白首不离,“偕老”二字,就这样被他们用一段段平凡的人生单色,一色一版,拓印出了色彩深重,温暖人间的套色木版画。

岁末 (组诗)

■ 庄家银

卡
生与死
一合磨盘
转动着
流出幸存的日子

瀑布
水
为自己
立起了
一座不死的碑

空门
一只蜘蛛
在寺院屋檐下
结网

成熟
有的人早熟
有的人晚熟
看看自己
一边微笑
一边苦脸
仿佛半生半熟

螃蟹
我没想到
总是横着走的螃蟹
它的腿
是那么脆弱易断

母亲
母亲走后

我的故乡
已成了
一部没有封面的书

故乡
越来越小
最后
小成了
母亲的一丘坟头

爱的真谛
假如
你是一只愤怒的拳头
我永远是一块温柔的布

2026 丙午马年春节联

■ 凌远科

看莽原试马,春风驰望眼;
听碧落鸣莺,曙色沸诗情。

天马欲行空,蹄踏凌霄霞;
地龙方醒蛰,拱开盛世春。

驮福而来,骐驎踏开新月;
舒怀以览,春风沉醉好山河。

一马当先,雄心揽月九霄外;
八方随后,春信叩门百姓家。

酒似桃花春似海,车水马龙盛;
民如尧舜国如磐,河清海晏长。

似骐驎开程,蹄声哒哒追新梦;
如春风送福,联语彤彤映暖阳。

忆往昔,苍旌铭史,诗魂长萦文运焕;
看今朝,霞蔚蒸云,马鞭正载物华新。

泼墨如何? 气贯青冥,欲蘸银河书联对;
追风去也! 声嘶绿野,敢教赤兔越昆仑。



天空之镜

黄诒高 摄

桥那头,水这边

■ 劳小颖

桥是去年变的。阿婆扶着创意园,机器声被钢琴课的音符取代。但在巷子转弯处,她闻到了熟悉的番薯糖水香——黄坤的化州糖水铺还开着,只不过木招牌换成了发光字,墙上挂着“化州特色小吃示范点”的铜牌。

阿婆的儿子在视频电话里说:“妈,您现在出门就是公园,过桥就是老街景区。”她笑着挂断,从五楼阳台望出去,罗江两岸的绿道蜿蜒,新修的步行景观桥像一道银链挂在远处。但她更惦记桥东——那片她住了六十年的老糖厂宿舍区,如今拆得只剩临江最后一排红砖房。

她决定回去看看。走过大桥时,遇见推婴儿车的年轻母亲,车把手上挂着菜篮,篮里装着本地蔬菜和绘本。阿婆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这般年纪,抱着啼哭的儿子在河西码头等船。那时桥窄车多,河西还是连片的蕉林和农田。“变化真大。”年轻母亲主动搭话,指着河西新修的图书馆,“下个月开班教化州橘红制作,我想带宝宝感受一下。”阿婆怔了怔——化州橘红,她父亲就懂这手艺,那些年橘红树开花时,满院都是清香。

桥东的旧改围挡还没拆,但缝隙里钻出三角梅。老邻居周老师正在自家小院收拾工具,他刚给化州非遗工坊做完一批狮头扎作。“最后三个月咧,”他推推老花镜,“等这排房子拆完,咱们都搬河西电梯楼。”见她阿婆盯着墙角那堆陶罐,他笑:“街道说这些老物件可以放进化州文化馆的纪念馆。”

记忆展区在化州文化中心二楼。阿婆去看过,有糖厂的品牌、老粮票,还有她捐的阿爸的橘红制作工具。但真正让她心头发烫的,是墙上那张黑白照片——1985年洪水,厂里职工手拉手蹬过齐腰深的水去上班。她在照片右下角,咬着辫梢,裤腿卷到膝盖。

如今照片装进玻璃框,挂在有恒温恒湿设备的展墙。去年照片里的姑娘,正站在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上。她继续往河深处走。废弃的厂区

变成了创意园,机器声被钢琴课的音符取代。但在巷子转弯处,她闻到了熟悉的番薯糖水香——黄坤的化州糖水铺还开着,只不过木招牌换成了发光字,墙上挂着“化州特色小吃示范点”的铜牌。

黄坤将青瓷小碗推到阿婆面前。阿婆端起来,指尖正扣在碗底那朵凸起的橘红花纹上。碗是温的,糖水是凉的,一口下去,清甜里仿佛还带着陶土的气息。她咂咂嘴,没说话,只看着阳光透过百叶窗,在脚边画出一排排明亮的格子,又跳到黄坤新染的头发上。往昔像糖水般滑入腹中,而未来,正印在她扣住的那朵花上。

黄昏时她又走上桥。有个穿校服的女孩在写生,画架支在桥中央。画上是桥东即将消失的红砖房,但房顶长出了绿植,窗内垂着花篮——女孩说这是学校“记忆改造计划”的作业,想象老房子变成社区花园的样子。

“我们会把设计图交给街道,”女孩眼睛发亮,“听说真的会被参考!”阿婆俯身看画,看见自己旧居的窗台变成了观景台,父亲种的白玉兰在画里开了花。远天霞光正好,河西新楼的玻璃幕墙映成金红,河东老榕树的新叶也镀了金边。

她不再执着于桥身的新旧了。这座桥,连同桥上行走的人、生长的草,本身已成为更大的家。这个家没有围墙,它在老碗碗瓷的碰撞声里,在即将消失与正在诞生的交汇处,在每一个普通化州人的选择中持续构建。

当阿婆走下桥头,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光从灯罩里漫出来,淌湿了青石路面。对岸文化馆的窗玻璃将这片光接住,又轻轻撞碎,溅成一片朦胧的晕,在夜色里浮着。脚下的石板路因此变得温软,仿佛能踏出声响。她想起儿子昨晚的话:“妈,等我休假,带您去新建的化州橘红产业园走走。”

“好,”她对着电话说,也对着灯火初上的两岸说,“咱们家,正好在桥这头,水这边。”